

著 名 學 文 界 世

記 浪 放

著 原 子 美 芙 林
譯 秋 萬 崔





實價	二	角
平郵	二	分半
掛號	另加八分	

放 浪 記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初版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三版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實	價	二	角
原 著 者	林 芙 美 子		
譯 述 者	崔 萬 秋		
發 行 者	朱 炎		
	啓明書局代表人		
發 行 所	啓 明 書 局		
	上海福州路三二八號		
經 售 處	全 國 各 大 書 局		

本書編號：158

小引

『東方女吉普西 (Gypsy)』之歌。

這是日本人給與『放浪記』的評語。

真的，這是女吉普西之歌。作者林芙美子女士，在寫作這『放浪記』的以前和當時，她完全過着漂泊無的生活。她自己曾說過『我沒有故鄉』。她一下生便隨着流浪的父母輾轉漂泊。她在小學讀書時，曾換過四學校，這數字很雄辯地說明了她流浪的過程。她的生父，在她很幼小的時候，便遺棄了她和她母親，所以後來的父親是第二個，是一個小心翼翼的賣藥行商。

她在長崎，直方，下關，廣島一帶漂泊了多年，終於在廣島縣的一個小鎮尾道安居，在那裏讀完了高等女校。尾道是靠山臨海的一個小商港，人口約有三萬，氣候溫和，風景秀麗，而瀨戶內海的許多小島嶼，和棋子散布列在海面，尤爲美觀。

這位女詩人的詩的涵養便孕育於此。她在高等女學校的時候便從事於寫作，而尤致力於日本古典文學的研摩。她的作品的造句最美，意境最深，據許多批評家說係得力於日本古典文學。她酷愛柴霍夫，常說柴霍夫是她心之故鄉。

她流浪的開始是爲追求一位畫家，由西部日本的一個小商港跑到政治、文化、商業的中心大都市東京。東京所給她的是現實的冷酷，是饑餓，是寒冷。她爲了自活，做過文藝家近松秋江的婢女，做過小商店的女職員，做過洋囡囡工廠的女工，做過咖啡店的女招待，在夜市上擺過小攤子。可是，莫論她的生活怎樣苦，她沒有

忘記過她的工作，她讀書，她寫作，她自費印刷詩集。可是社會上還是不理會她。

她被世人注意，應該從『放浪記』算起。『放浪記』最初發表於長谷川時雨女士等一羣女人所編輯，所發行的女人藝術。每期發表一段，每一段描繪她所經驗苦難生活的一個段落，不惟句句是從心底發出的哀鳴，而且內容暴露了日本封建與資本主義時代的社會的黑暗面。幾百萬婦女每天受着這種苦辛而說不出，現在她替她們呼喊出來了，所以在日本讀書界引起了異常大的 *Concussion*。日本出版界的權威改造社替她印成單行本，一出版便銷了十幾萬部，於是『續放浪記』便接着印出來了。此後，最大的雜誌改造，中央公論登她的創作，最大的報紙朝日新聞請她寫中篇小說，前有淺春譜，後有注蟲小僧。後來她又遊歷上海和巴黎，視野愈廣，作品亦愈進，現在的日本女流文壇，毫無疑問地她成了最高峯。

這譯本，還是民國十九年，我在日本廣島讀書之暇譯的。那時候，她還不像現在這樣有名，若為『賣銅鈿』計，翻譯還不為中國讀書界所熟知的人之作品，實在是很愚笨的事。但我愛她這部作品，好像我愛伊薩多拉·鄧肯的自傳一樣，所以我譯了出來。

事隔六七年，看見這本小書再度與讀者相見，真不禁感慨係之。爰作介紹如上，以備讀者參考。

崔萬欣記於上海，廿六年一月。

目次

放浪記以前（作者的自傳）·····	一
淫賣婦與飯店·····	一二
取消了目標·····	二四
紅的拖鞋·····	三五
女流氓·····	四三
八山旅館·····	五三
附錄	
林美美子訪問記·····	六四

放浪記以前（作者的自傳）

在北九州的一個小學校裏，我曾學過這樣的歌兒：

秋夜漸深，旅情寂寥；

一人獨煩惱！

戀戀兮故鄉，依依乎父母。

我是宿命的放浪者，

我沒有故鄉。

我是雜種而矮小的人，

父親是四國伊豫人，綢緞行商；

母親是九州櫻島溫泉旅館的女兒。

因為和他鄉人結合成一塊了，母親被逐出鹿兒島，和父親落腳的地方是從前的馬關。現在的下關。我最初吸收空氣，便在那個下關。

雙親不為他們的故鄉所容，所以羈旅便是我的故里。因此，流寓他鄉的我很冷清難過地學了這『戀戀兮故鄉』的歌兒。

八歲時，在我可憐的人生裏也孕下了暴風。

在若松拍賣綢緞，很積聚了一筆財產的父親，和從長崎海上天草逃來的藝妓阿濱搭成一塊兒，過了降雪的舊正月，母親便領着我從家裏出來了。

記得若松是非坐擺渡船不能走的地方。

現在的父親是複數。

他是岡山人，過於質實的小心和異乎尋常的投機心，是他的特質，人生的半部埋在勞苦裏。

我成了帶犢兒，和這位繼父同居以後，幾乎沒有住過家。無論到那裏去，都是住管房不管飯的小店。

——爸爸不喜歡家，不喜歡家具……

母親這樣告訴我。

因此，懷着人生到處皆小店的追憶，把山河之美也不知道，爲繼父和母親所領着，流轉着行商把九州一圈全轉遍了。

我得到叫做小學校的那個遊戲場，是在長崎。

從名叫雜穀屋那個小店裏，穿着那時流行的所謂『改良服』，到南京町附近的小學校去上學。從此開始，佐也保，久留米，下關，門司，戶畑，折尾，順着這個次序，四年之間，轉了七次學，親密的朋友，我一個沒交成。

——爸爸，我已經不想到學堂去了……

追不到已，我決然把小學校一腳踢開了。

那正是移住到直方炭坑鎮上，我十二歲的時候。

——芙妮兒也該叫她賣點兒東西了……

到了叫她閒着有些可惜的年齡了。

直方的街上，早晨也好，黃昏也好，天空總帶黑色。

因爲水是砂漉過的鐵分多的水，所以舌頭要卷起來似的澀。落腳到大正町的名叫馬屋的小店時是在七月。父母照例是把我丟在小店裏，借一乘行李車，把毛紗類（譯者註：係譯西班牙語之 *Medias* 者，伸縮自在之一種毛紗）襪子，新洋紗，腹帶等物，不解包地放在車上，父親拉着，母親推着，到炭坑呀，陶器製造所呀去行商。

初會的未知之地。

我把三個銅子兒纏在腰帶裏，到街上去。

既不像門司的街有活氣，又不像長崎的街美麗，更不像佐世保的街，女人那樣美。夾着骸炭滿地的道路，燻黑了的房舍，作不透明的欠伸。

粗果子鋪，餛飩鋪，舊貨鋪，出賃被褥鋪，小酒館，簡直是行李列車。那店前面，與街上走着的女子正相反對的，不健康的女人們，兩眼鋒銳。

在七月的炎熱的日光下走着的女人，只穿着弄髒了的裏裙和沒有袖子的襯衣。

一到黃昏，背着鐵鍬的女人呀，提着空畚箕的女人之羣呀，三三五五，哄笑而去。

嚶對嚶的曲子，正在流行。

我那三個銅子兒的零用錢，消費在雙兒美人的小冊子和兩個冰饅頭上。

不久，我不上學的代替事起，到須崎町的粟粃籽工場（譯者註：粟粃籽是炒小米做的點心）去每天貳

拾叁錢。我記得那時攜着箠籠去買的米，確是拾八錢。

夜間從附近出借書籍的舖子裏，借到腕之喜三郎、橫行的福島正則、不如歸、晚娘打孩子、漩渦等書來看。從那些故事裏我拾了些甚麼呢？愛結局大團圓的人所喜好的一向情願的空想，和英雄主義及感傷主義把海綿似的頭腦浸透了。

我的周圍是從早到晚都談着金錢的。

我的唯一的理想是願爲女暴富人。

每逢陰雨連縣父親借來的行李車爲雨所侵，早晨晚上全是南瓜和乾飯，一端飯盤，便覺寂寞。

這小店裏有一位通稱神經病的坑夫出身的狂人住着，店裏人說是被炸藥所碰，成了傻子的人。他每天早晨很早地和街上的婦女們一塊兒去推輕便車，是性質溫和的狂人。

我常託這位神經病代我捉虱子。

他後來當支柱夫發了財。

其他有從島根流落了來的說書的鑲眼的男人，有兩對當坑夫的夫婦，有賣蝦汁酒的商人，有缺乏拇指的淫賣婦。是比大馬戲還有味的集團。

——她說是被輕便車軋掉了指頭那是謊話，大概是被甚麼人割掉了罷……

馬屋的老闆娘子擠着一隻眼不懷好意地笑着，這樣對母親說。有一天我和這無指的淫賣婦一同到洗澡塘去。

骯髒而青苔滿地的黑暗的澡塘。

繞腹成圈，在肚臍那裏吐着紅舌的蛇形刺青的女人，我在九州最初遇見這樣可怕的女人。我們因為是小孩子，所以能深切地正視那微帶青色的蛇之刺青。

在小店裏住的夫婦，大抵自炊，不自炊的也是買了米來請店主代表煮一下。

是在八月。

在炮烙般熱的直方的街頭，喀吉沙（譯者註：託爾斯泰著《復活》中女主人公之名）的肖像招牌出現了。是外國女兒頭上覆着毛氈，在大雪紛飛的車站上，叩火車之窗的圖。於是不久，那髮向左右分的喀吉沙式頭髮便流行起來了。

喀吉沙可憐哪，怎禁別離苦。

趁這淡雪 未化時

向上帝 祈禱罷

可懷念的歌兒，令人喜愛的歌兒。

在這炭坑街上喀吉沙之歌突然滲透了。

俄羅斯女子之純情的愛戀，我看罷電影回來，變成非常感傷的了。除了『浪花節』外沒有到別的戲園子去過的，我，一個人偷偷地去看了喀吉沙那齣電影。

一時因喀吉沙如入夢境。

買石油去，在開着白夾竹桃的廣場裏，和街上的小孩子作喀吉沙戲和炭坑戲。

所謂炭坑戲者，女孩子裝着推輕便車，男孩子一面唱着炭坑節，一方面掘着土往前走。

我是很潑辣的。

作了一個月的工。和粟_栗籽_籽工場的『二十三錢也』說了聲再見，便把父親販米的殘貨扇子包在鼠灰色的包袱中，背在肩上，渡遠賀川越隧道，到炭坑的社宅或坎夫小屋去行商。炭坑街上，形形色色的行商人全混進來。

——真熱得受不住啊。

對我說這樣親熱話的伙伴有兩個。

松姐兒，這是從香月走着來的賣粗果子的，可愛的十五歲的少女，可是不久便被賣到青島去了。

弘哥兒，是乾貨店的小徒弟，十三歲的少年，他的理想是願爲一個坑夫。

他說，吃了酒把十字鍬高高地一舉，別人便害怕，街上的連鎖劇也能够看。在月亮出來的遠賀河畔，我聽着弘哥兒的話回來了。

那時節所謂『均一』一句話很流行。

我的扇子也是均一賣，價拾錢，鯉魚圖呀，七福神，富士山，骨頭堅硬的東西有七把。每日平均賣二十把左右。

比較綠色塗抹已褪色的社宅夫人，倒是坑夫窮人街上，扇子賣得快。其他尚有叫做喇叭窮人街的，一座房子裏住着十家的朝鮮人街。

在破蓆子上，剝了皮的洋蔥似的小孩子們赤身裸體地一塊兒玩，炎威烈烈的天空之下，掘開了的土張着大口，嚕咕嚕咕……雷似的輕便車音在遠處聽得見。一到午餐的時間，截住從材木搭成的蟻塔似的坑道口湧出來泡沫似的坑夫們，出賣扇子。坑夫們的汗淋漓如水，不對，如黑錫。現在一挺身睡在自己掘開的石炭土上，嘴裏嘆唸嘆唸地，簡直和金魚吞空似的。

是類人猿之羣。

美麗而光耀的是十字鍬的尖光。

只動彈着的是舊式的舂箕。

一吃罷午飯從四處傳來的是喀吉沙之歌。

不久瓠瓜花似的角燈之光在地上發亮，警笛鳴鳴地響。

離鄉背井時，肌肉溫如玉……

雖是沒有甚麼深意的歌聲，但一望那茫茫的石炭土之山，不由人一陣心傷……

扇子賣不動了，我便步行着賣一錢一個的帶餡子的麵包。在到炭坑去的小一里的道上，我常在休息時抓着吃。

父親那時因為買賣上的事和坑夫打了架，用手巾把頭包住，縮在家裏不出去。

母親在多賀神社的旁邊開賣香蕉的小攤子。

無數的從車站滾下的是坑夫之羣。

一堆若干的香蕉比較賣得很快。

把麵包賣完，將籃子放在母親旁邊，便跑到多賀神社去玩和許多的女人男人們在一塊兒，我也向馬之銅像祈願。祈禱有好事來臨。

每逢祭多賀神時，一定降雨。許多擺攤子的商人們，在車站的簷下，或多賀神的廟內，來來往往地仰視上空。

十月，炭坑罷了工。

街中和捏住鼻子似的安靜下來的時候，只有從炭坑來的坑夫們殺氣騰空地有活氣。罷工，好苦啊！

我把這樣的歌子也學會了。

炭坑的罷工，是家常便飯，坑夫們爽爽快快地到別的炭坑去。每遇這樣的事，他們賒的街上商人的賒，便被抹殺了，所以大家輕易不肯賒賒給坑夫們。

可是都說以坑夫爲對手的買賣簡捷容易做，很快愉呢。

——你已經過了三十歲了，再不振起精神來幹幹，真是沒有辦法啊……

我在油燈下專心致志地讀偵探小說。在另一頭睡着的母親這樣向父親耳語。

外面下着雨。

——不定準一個家，這樣的時候便爲難了。

——真討厭！

父親小聲一叱，隨後就是雨聲。

只有無指的淫賣婦，平時很精神地吃着酒。

——有了戰爭纔好呢。

這淫賣婦的持論，無論何時總是戰爭。

她說人們連續不斷的死去是很愉快的。她說這個世界沸騰起來纔好。又說炭坑裏多流進些錢來纔好。

——你實在是生來的好人。

母親這樣一說，無指的淫賣婦便說：

——連老大娘也是這樣想……

她把一杯……從窗子扔出去，寂寞地一笑，

雖然說是二十五歲，但具有勞働者出身那樣的年輕處。

十一月的聲音正響的時候。

從黑崎歸來的途中，父親，母親和我，大聲地說着話，拉着輕鬆的行李車，在黑暗的遠賀川的隄防上走。

——你和你娘都坐上車罷，走着怪累得慌……

母親和我上了行李車，父親精神煥發地唱着歌兒拉着我們。

一到秋天，星兒流轉的很多。

再待一小會兒便到街的入口了。

後面有呼『大爺喲！』的聲音，好像各地流落的坑夫。父親停住車答應道：『甚麼事！』

兩個坑夫爬也似的跟上來。說是雨天沒有吃飯了。父親問是不是逃來的。

兩人都是朝鮮人。

說是到折尾去的，請借幾文盤川，連連鞠躬不止。父親無語地拿出兩塊五拾錢的銀角子，放在兩人手裏。堤上吹着冷風。兩個朝鮮人頭上星光閃耀，我出奇地渾身打顫，兩人得了一塊錢，便在我們車後推着，無語地跟了好久。

父親因祖父病了，回岡山去賣田地。

願籌些資本回來，零賣唐津陶器，這是唯一的目的。

甚麼也不依賴，在炭坑街上，賣得簡捷爽快的東西是食物。

母親的香蕉和我的麵包，只要不下雨，兩人的吃飯問題，是不愁的。對馬屋的支出，每月貳圓貳拾錢，現在母親也說這樣比賃一座房子還輕鬆呢。

可是任到何處，我們是可憐得過火的可憐。一到秋天，母親害神經痛病，買賣時常休業，父親雖把田地賣了，只不過帶回來四十塊錢。

父親用那筆款販了一些唐津陶器，便一個人到佐世保去做買賣。

——馬上便回家接你們的……

父親穿着一件風吹日晒的厚衣坐火車去了。

我一天也不休息地走着賣麵包。每逢下雨，便在直方街上挨戶走着賣。做買賣我一點兒也不覺得苦。一家一家地走着，五錢，貳錢，叁錢地裝進我那帆布錢包。並且蒙母親誇獎我如何地會做買賣，也是一件樂事。

我賣了兩個月的麵包，和母親過日子。

有一天從街上回來，見母親正在縫美麗的金翅雀色的腰帶。

——怎麼一回事……

我睜開了驚異的大眼。說是在四國的父親寄來的。不知怎的，我的胸中跳動起來。

不久同着回來接我們的繼父一道兒，三個人坐上了往折尾去的火車。

每天走着那條道。越過遠賀川的鐵橋，沿途的白路迷茫，映在我的眼裏。白帆一扇逆流而上，可懷念的風景啊。

在火車上，賣金鎖，戒指，風船，畫報的商人，噁舌了好久。

父親爲我買了一隻嵌着紅珠的戒指。

從那以後拾幾年，我依然是人生之放浪者。年逾不惑的繼父，仍然領着母親，流轉在關西的鄉下放浪。想成女暴富人的直方時代之理想，現在已成了笑譚。